

公羊注疏

冊一

公羊注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

注曰公羊子齊人

案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

顏師古注曰名高

案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

見徐彥疏所引

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

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

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處密條下

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

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

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

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

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

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亦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

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姓假託案鄒爲邾婁披爲勃鞞木爲彌

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譌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

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郊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敷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荅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重道所云不爲無理故今從道之說定爲唐人焉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緇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既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東晉書卷之四

光緒十四年

光緒十四年

光緒十四年

光緒十四年

光緒十四年

古文之於世也其用也廣矣

古文之於世也其用也廣矣

古文之於世也其用也廣矣

古文之於世也其用也廣矣

古文之於世也其用也廣矣

古文之於世也其用也廣矣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陸氏音義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其年二月項羽

自爲西楚霸王分天下爲十八國更立沛公爲漢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

公名也掾者即其下屬官也若今之取本府掾是也○任城樊何休序○解云

任城者郡名樊者縣名何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

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

秋公羊解詁軍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敘也

昔者孔子有云鄭注者孔子有云檀弓上篇云予疇昔夜夢注云昔猶前也然

則若對後言之即言前若對今言之即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檀弓上篇云予疇昔夜夢注云昔猶前也然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

之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孝經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

之極致言此聖人至極致二經之時盡己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治

世之要務也○治直或治世至務也○解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

公羊注疏序

中華書局聚

云治世之要務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

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精要忠信為薄正以孔子脩春秋祖述堯舜故言

此考諸舊本作也字又且於理傳春秋者非一疏子傳春秋者非一疏子傳春秋者非一疏

亦宜然若舊本作也字又且於理傳春秋者非一疏子傳春秋者非一疏子傳春秋者非一疏

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

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傳與其子地傳

與其子敢取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廣川人也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識是也故太史公云董仲舒廣川人也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董生相膠西王孫仲舒

家以脩學著書為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

董仲舒弟子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舊

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舊

故曰本據亂而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成王之命乃作
非一
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成王之命乃作
謂據亂世之史而為春秋也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下論盧困反疏至其中
論○解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此即是非義者即莊四年齊
襄復九世之讎而滅紀僖元缺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義者即莊四年齊
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義言
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非說者
疑惑不彭祖顏安樂之徒見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至有倍經任意
反傳違戾者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
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是任意辭者
言顏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春秋是任意辭者

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即鄭衆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至使賈逵緣隙奮筆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至使賈逵緣隙奮筆

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疏也至使至可與解曰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衛士令

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與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

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與左氏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識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條奏

御立但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真也賜布及衣將然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

存立但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真也賜布及衣將然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

創疏恨先至二創以義解正決之今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聽其

能與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引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

者論多隨此二事爲一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此世之餘事

疑著反與公羊爲一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此世之餘事

疏此世之餘事○解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

也舊云何氏在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

過哉疏左斯豈至過哉○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者凡戰陳之法必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須不閑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

以喻余竊悲之久矣疏為余竊悲之久矣○解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

焉○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往者略依胡毋生條

為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己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往者略依胡毋生條

例○毋多得其正疏猶往者至其正○解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

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己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

以強義為癢疾以難穀梁造膏育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

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多爾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隱括古疏焉故遂至墨

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隱括古疏焉故遂至墨

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然

則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識記不見者書不盡言故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

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

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春秋公羊傳注疏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中書門下牒

此本及閩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勅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閩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

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勅字始頂格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本何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閩本於此行下

署漢何休學口口口口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勅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唐石經本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并傳皆低一格惟春秋

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掾字從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閩監毛本改從木旁非疏中同

巴漢之間地名也

補刊本地字誤作也原刻及閩本監本毛本不誤此類皆不具著有當著者始出之

二年八月

諸本同誤也二當作三

子嬰降○年春正月

補毛本○作其

六年正月乃稱皇帝

漢書高皇紀五年十二月斬羽二月即皇帝位此六年正月當本作其年十二月淺人未考秦以十月爲歲

首故蒙上五年十二月之文改此爲六年正月也據上文云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知疏文於此亦本作其年

名休字邵公

閩監毛本同補刊本邵作邵○按此字當作邵从卩高也表德之字無取於地名

述己作注之意

閩本同監毛本注作註非下並同

予疇昔夜夢

補刊本予誤子閩監毛本承之

案孝經鉤命決云

閩監毛本決改決是也

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

下當脫者字

治世之要務也

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凡諸經藝

閩本同監本毛本藝改義非

謂三王以來也

何校本同閩監毛本脫也

正以孔子脩春秋

毛本脩改修下並同

俗誤已行

何校本同此本行字模鋤閩監毛本遂脫

口授子夏

閩本同監本夏誤貢

治公羊者胡毋生

閩本同監毛本毋誤母

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漢書儒林傳云安業授淮陽潁豐次君潁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潁川太守六藝論之陰豐疑卽

漢書冷豔之誤六藝論言劉向王彥漢書但言任公蓋鄭君所聞不必與班氏合也

得瑞門之命閩監毛本作端是也此誤

僖言實與齊桓專封是也補僖下空闕一字

邾婁叔術妻嬖閩監毛本嬖作嫂嬖者南朝俗字

非倍半之倍也舊鈔本同閩監毛本半改畔非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

以不得不廣爲之說也故下云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

致地問難鈔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地作他爲是

時加釀嘲辭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誚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正

甚可閔笑者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笑改笑非

笑其謬通也何校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謬妄

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浦鏜云矣爲者之誤

至使賈遠緣隙奮筆唐石經閩本隙作隙

作長義四十二條

閩本同監毛本二誤一○案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

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作一不作二

將終存立

閩監毛本然作欲此當是終之訛

專愚公羊未申

補毛本愚作慮

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敵

浦鏜云者疑著之誤當在敵字下龔麗正云何氏不聞著長義此言距敵長義言與賈逵長義

相距敵也按如龔說則當讀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爲句下以強義三字似衍

爲癘疾以難穀梁

閩監毛本癘誤廢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終

閩本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終監毛本無此

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

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偁子夏傳與公羊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諡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間以緯說釋傳疏不詳其所據漢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徵引或出此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竝作三十卷世所傳本